

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

《香港文學》卷首漫筆

四月江南誘人，趁在上海與會之便，順勢遊蘇州。

揚州、小橋流水，更有瘦西湖湖水盪漾。天氣清爽，紅的是桃花，綠的是柳葉。

構成一幅怡人美景，但終於還是要回到香港。

對於值得問題提出中肯的批評……

願有心散文詩寫作的朋友們共同努力，令散文詩作品

更加名副其實地成為有其鮮明藝術特色的獨立文體。

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

《香港文學》卷首漫筆

69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書名	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
作者	陶然
編輯	潘琮來
美術設計	馮景蕊
出版	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鰗魚涌華蘭路20號華蘭中心24樓 電話：(852) 2574 2227 傳真：(852) 2561 8196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四字樓A座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電話：(852) 3181 5847 傳真：(852) 2764 2418
版次	2015年9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978-988-14319-9-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AUTHOR'S PREFACE

當2000年下半年，我奉命接編《香港文學》，內心誠惶誠恐，加上流言縱橫，有點不知所措。幸好獲得舊同事、香港知名詩人、文學評論家葉輝支持，從此翻開新的一頁。卷首開篇便是〈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我想，《香港文學》經過超過十五年的歷程，這書名是否也可以用這篇名來概括呢？

當然，時光不會稍停，它分分秒秒向前，把痕跡留在後邊，回頭一望，有時不免有些疑惑：曾經有過那樣的人事、情境和心思麼？十五年時間，在人生歷程中不算太短，但現代資訊太豐富，拿時事來說，一件事情剛發生，很快又被另一件更加新鮮熱辣的消息蓋過去。凡人的接受系統忙亂得很，顧此失彼，連關乎民生的新聞也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被視為小眾的文學了！但是，我們還是深信，文學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經挺立超過三十年的《香港文學》，作為迄今為止香港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文學月刊，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

我們本來並無意把「卷首漫筆」出書，但仔細一想，如果可以把這十五年來的卷首語集合起來，回顧一下我們走過的足跡、留下的情思，讓我們回味曾經有過的情懷，體味過往，也藉之展望未來，也未嘗不是一件美事。正好，台灣《文訊》也把卷首語出版成書。袁勇麟教授身為文學批評家和研究文學史料的專家，也一再勸說我們及早動手。他說，早在他主編《陶然研究資料》時，就有心將《香港文學·卷首漫筆》選收進去，但編至終卷時赫然發現全書字數大大超出，只得割愛。凡此種種，導致我趁着《香港文學》創刊三十週年之際，興起向藝發局申請資助的意願。承各位審批員的認同，於是便催生了這本書。

說是三十年，其實卷首漫筆是從2000年9月號改版後開始的，從那時開始，我們就《香港文學》的生態以及所面臨的環境種種發聲，力求從《香港

文學》的角度留下一種軌跡，如能為香港文學的歷史提供一點資料，或一種參考，便於願已足。

如今，十五年的卷首語已經整裝待發，我們又徵得從改版以來從不間斷支持我們，以漂亮多采的書法題寫標題的秦嶺雪，為這本書題簽書名；加上凌逾教授女弟子黃麗蘭以她剛獲得碩士學位的論文〈文學性與跨界性——《香港文學》的特色研究〉中的第二章〈陶然與「卷首漫筆」：作家辦刊的特色〉，作為本書附錄。特別要感謝同事潘琮來、美術設計馮景蕊，是他們的盡心盡力，以及種種因緣，終於導致《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的誕生。

陶然

陶 然

2015年9月27日



目錄 CONTENTS

自序	1
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	1
詩人試筆寫小說	3
照亮文學的一方天地	5
願與大家同在	6
時光流轉人不同	7
而今邁步走向新境	9
不妨當作裝置去閱讀	10
妙處細說也細寫	11
書寫的身份	12
歲月溫柔	13
叩問慣性思維	14
節拍二百	15
眾聲喧嘩	16
時光汨汨流逝	17
參照視野	18
批評不能缺席	19
名家列陣	20
追趕不上的時間	21
切入的角度	22
邂逅在某個空間	24
地久天長	25
那一脈流動的思緒	26
愉悅的散文盛宴	27
從題材到體裁	28
時空的距離	29
不同角度的言說	30
丈量文學天地	31
開拓視野，文學互動	32
十八歲，是「成人」了！	33

冬日暖陽下回望	35
流年似水，記憶溫熱	37
窗外已是萬紫千紅	38
飄越萬水千山	39
人間溫情常在	40
無緣相聚，友情依然長存	41
遠處有知音	42
文學生存的環境	43
遙遠致意	44
橫看成嶺側成峰	45
二〇〇三年末班車開出	47
誠意對話，真情時刻	49
小說創作的多種可能性	50
我們總是追趕不上時間	51
活着為了講故事	52
流動的風景	53
來自彼岸的聲音	54
故人情誼	55
盛夏，熱情澎湃的季節	56
角度轉換，呈現不同的視野	57
情誼穿越時空	58
不動聲色，卻動人	59
燈火燃亮了鐘聲	60
繽紛的閱讀之旅	61
精神書寫的意義指向	62
人間真情常在	63
走筆貼近心靈	64
切入生活現實	65
生活之樹常青	66
邊緣閱讀空間	67
回首，也是前瞻	68
塵世喧囂，靈魂寂寞	69

總有那麼一點不同	70
更與誰人評說？	72
另一樣面貌另一種心情	73
藥方開出之後	74
有些事情未必不必問	76
三月，是女性的月份	78
影話四月天	79
你看那花團錦簇	80
批評話語的姿態	81
彩虹，還是心血？	82
敘事策略中的抒情	83
夏季裡的春天	85
另一片筆墨江山	87
秋涼的浪漫氣息	88
冬暖，散發着「糧食味」	89
鐘聲敲開新頁	90
懷人·懷事·懷舊	91
從自我體驗到他者審視	92
詩壇獨行俠，一去不回頭	93
從夢想到現實	95
六月荷花爛漫	96
回歸十週年	97
耽溺詩書不他驚	98
香港散文的獨特時空	99
美麗的文學世界	100
剪下一片秋色	101
不是冬天都下雪	102
我們依然站在這裡	103
影像敘事	104
那遠去的歲月	105
不僅只是圍爐取暖	107
何處不相逢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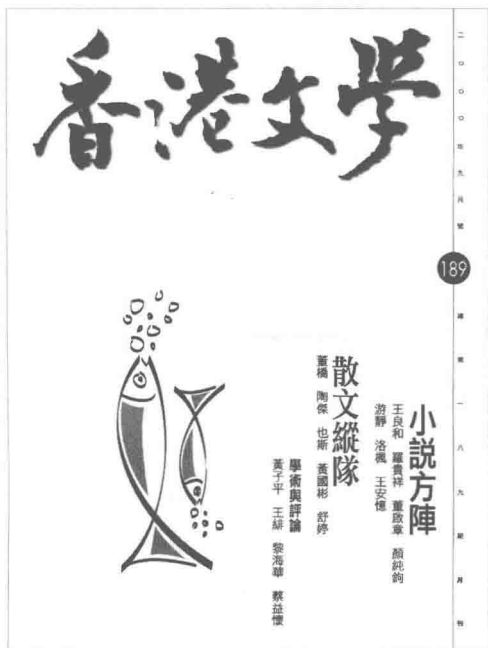
情到深處已無言	109
天災不仁，人間有情	110
女性作家的筆觸	111
故地重遊	113
集結以後	114
聚散無常，友情恆久	115
約會在冬季	116
小說小說	117
天冷回望秋天	118
春在枝頭	119
成年人的童話	120
在審視的目光下	121
顯示真性情	122
七月的鮮花	124
往事知多少？	125
詩情畫意	126
又是金秋十月	127
詩路文氣	128
歲晚瑣語	129
走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	130
若是遇到春	131
春江水暖	132
又是人間四月天	133
風吹柳花	134
風景依然	135
在取捨中盡力平衡	136
詩人·詩情·詩意	137
山長水闊知何處	138
青山依舊在	139
風吹草低	140
自有自家風貌	141
香港故事怎麼說？	142

別時容易	143
春寒三月天	144
赤道情懷熱帶風	145
何必曾相識	146
疑是故人來	147
走出熱帶雨林的傳奇	148
通向寫作之路	149
回望來時路	150
常在心間	151
相見不相識	152
又是一年將盡	153
「中間狀態」的香港短篇小說	154
天涯歸客	155
別有天地	157
一樹春風千萬枝	158
桃紅柳綠四月江南	159
繁花競放盛夏	160
進出唐詩意境	161
姹紫嫣紅	162
切入的角度	163
雲鶴不知何處去？	164
在評論的路上尋幽探勝	165
冷眼觀察中的熱心	166
元旦祝福	167
情牽香港文學，斯人已去	168
熱帶風飄過	169
清明時節雨紛紛	170
文學批評不可或缺	171
香港散文筆法自如多采	172
從懷想到他鄉	173
斷翼灰鴿，文學精神恒在	174
推理的合理性	175

一衣帶水	176
走在那一片熱帶土地上	177
故事可以編出新意	178
歲月的腳步	179
重聚，讓歲月見證	180
春日百花齊放	181
以作品對話致敬	182
靈魂的探險	183
電光一閃，指尖起舞	184
飛向無蹤影	185
香港因緣	186
溫故而知新	187
香港，我城	188
掃描過去，展望未來	189
評議，為了更進一步	190
穩步走過三十年	191
聚散匆匆，情誼恆在	192
千萬和春同住	193
四時可愛唯春日	194
回望三十年	195
昨夜星辰	196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197
觀點與角度	198
香港風情畫	199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200

附錄

黃麗蘭 陶然與「卷首漫筆」：作家辦刊的特色	202
陶然著作年表	212



2000年9月，改版號

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

《香港文學》改版了。

改版，並非出自空中樓閣，《香港文學》自1985年1月創刊，已逾十五年，在劉以鬯先生的主持下，本刊已成為香港文學雜誌的一個品牌；這個基礎，成為我們承接的條件。繼承之外，也還要跟着都市節拍發展，但願我們的努力，能夠獲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令我們感到高興的是，作家們踴躍賜稿；有這樣的陣容，怎能說文學沒有希望？！

本期排出的「小說方陣」，以詩人王良和為先鋒，他以詩和散文知名，但這篇小說卻叫人眼前一亮；而壓陣的王安憶，其小說家的地位早已被公認，但她卻一直在不斷突破自己，新作〈伴你而行〉沒有太多的故事性，但又實實在

在是一篇筆調清新頗具氛圍且具內涵的小說。

「散文縱隊」陣容強大，以董橋開首、舒婷結尾，各位名家風格各異，精彩紛呈。詩人何福仁、胡燕青、關夢南等的詩作，也都相當耐讀。

作為一本文學刊物，我們極端重視創作，與此同時，也不忽視評論。沒有具創見的評論的推動，創作難免會有些寂寞，而且也難以總結經驗、開創前路。黃子平、王緋、黎海華等人都是學術評論界名家，眼力獨到，他們的評論給人以啟發。

談及評論對象，自然也必要有所選擇。「特約書評」便是我們心目中的這樣一個欄目，我們當會約請有關人士提供書目，並邀評家撰寫評論；但由於本期稿擠，只得臨時抽下，以後當會推出。對於有影響的作品不流於捧場，對於值得商榷的問題提出中肯的批評，當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難度頗高；但我們當會盡力而為，倘若多少有些參考作用，便於願已足。

掛一漏萬難以避免，應該提及的名字，還有一長串，我只不過權充說幾句開場白的角色，不宜喋喋不休。盛宴就擺在面前，至於哪道菜式最合胃口，還須諸君親自品嚐；但我相信，各位必可找到自己的「至愛」。

隨着世界進入電腦時代，作家的手跡愈來愈少見；我們採用作家們的親筆簽名，便是希望留住一點珍貴痕跡；至於「作家照相簿／記事本」上的作家老照片和作家的信件或手稿，相信對香港文學史料的積累不無參考作用。我們當然不會抗拒電腦，但當電腦排出的字體雖然整潔美觀，卻又不免讓人感到缺乏一點個性的時候，作家們的筆跡，又給我們以一種歲月風塵的記憶，值得珍藏。

2000年8月20日

（《香港文學》189期，2000年9月號）

詩人試筆寫小說

與劉紹銘教授通電話，承他鼓勵指點，至為感激；而戴天在《信報》的專欄文字於首肯改版路向的同時，對個別欄名似也持保留意見。經斟酌，從本期開始，「方陣」變為「舞台」，「縱隊」成了「家園」：雖然只是改換字眼，並非變更內涵，但卻希望我們原本追求的平和包容的編輯初衷，可以藉此表達得更加清晰。

上期推出後，各方反應熱烈，令編輯部同人受到鼓舞。當然也有不足，較多的意見，是內文字體偏小；本期循眾要求加以改善。明知完美是作為凡人的我們所難以達致的境界，但如果心中沒有追求，那人生又還有甚麼指望？

藉此機會想要傳達的一個信息是，王良和的小說〈魚咒〉獲得不俗的迴響。劉紹銘教授便在電話中稱好，而學者、文學評論家王緋在電郵中提及：「〈魚咒〉是篇寫得很有味道的小說，我以為寫生命的成長，是一個人從生命的混沌未開到明晰的過程，一旦你的生命在意識中呈明晰狀態，說明你已經長大。彩雀便成了一個結穴點了。混沌由此展開，明晰亦繫結於那魚兒，交錯於混沌和明晰中生命的體驗與記憶甚至影響着人的一生。另外細節寫得不錯。沉鬱的體驗。」雖然並非正式的評論，但我們仍可以從那隨意的語調中捕捉到一點脈絡。

詩人初寫小說便放異彩，是不是可以成為普遍規律，我們不敢妄言，但是無獨有偶，本期推出的〈陽燄〉，也是詩人康夫的小說處女作。我們期望有更多具才氣的作者投入小說創作中，令香港文壇增添光彩。

10月5日是徐訏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日，我們推出專輯，約請對徐訏作品素有研究的文學評論家、徐訏的弟子和徐訏的忠實讀者撰寫評論和回憶文章；而徐訏的遺照和手跡，又給我們提供了形象的追憶空間。

依照本刊的出版週期，每月1號理應推出市場。但9月號雖然早在8月29日便已印就，可惜卻由於某種技術上的原因，未能如期在所有書店上架；我們陸續接到一些讀者來電，詢問何處可以購買，令我們既不安又慚愧。我們已經在

努力理清各種環節，希望渠道暢通；如果書店缺貨，讀者亦可移步本社或者按期郵購。當然，最好的辦法還是成為訂戶，既支持本刊，又可以如期收到《香港文學》。

無論如何，我們會盡力而為，而你們的繼續關注和支持，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動力。

2000年9月20日

（《香港文學》190期，2000年10月號）



照亮文學的一方天地

蘇童的小說來了。

余光中的散文來了。

梁秉鈞的「詩說文談」來了。

最後，西西的小說和何福仁的散文也來了。

在截稿之前或者郵寄或者電郵而來的這些名家新作，與其它早已收到的稿件一起，令我們本期的編輯構想終於劃上句號，着實令人開心。

以「小說舞台」而言，雖然綠騎士與阿濃在廣義上仍具香港作家的身份，但以目前居住城市而言，四篇小說卻分別來自香港、巴黎、溫哥華和南京，這樣的佈局，除了地域上的巨大差異，也暗含了文學視野的開放性。如果再看看「世紀詩群」，我們也同樣可以發現，在香港詩人之外，本期還有寄自加拿大、德國、日本、比利時以及台北和上海的詩作，詩群閃光，照亮了文學的一方天地。當然，作為香港的一份文學雜誌，我們對本地的創作格外經心，除了重視名家之外，還相信新生的寫作力量，是香港文學的根本希望；基於這樣的理念，本期我們推出「香港新生代小說展」，八位新秀的新作構成了香港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或許他們的水平不一，但作為新生代，卻值得大家給予更多的關注。所謂薪火承傳，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本來也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上期我們曾經透露〈魚咒〉受到關注的一點內情，本期則發表關夢南與袁良駿的來稿，這兩篇評論，或可與文本相互參照。當然這只是提供兩種閱讀方法，未必就是定評；或許，各人會因應各人不同的情況而得出相異的結論，也不奇怪。但無論如何，一篇小說能夠引起這樣的反響，實在令人鼓舞。香港文壇寂寞，我們期望有更加強有力的評論加以推動，令成名作家的創作獲得總結，令新人的試筆獲得鼓勵。

香港的文學評論不能缺席，事實上也並沒有缺席；我們期望的是，是否還可以做得更加有聲有色。

2000年10月11日

（《香港文學》191期，2000年11月號）

願與大家同在

推出這一期之後，我們面對的便是2001年了。

畢竟是千年一回，當千禧之夜來臨，全球一片歡騰的景象，至今仍在我們的記憶裡那麼鮮活跳盪；但時光冰冷，轉瞬之間，2000年便成為即將翻過去的一頁歷史，而我們也要緊跟着時代的步伐向前。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原也是自然規律。對於新的一年，我們自然也有展望，願與大家同在。

在華文文學界，張愛玲始終是一個引人矚目的名字；她的作品，不知道影響了多少人。10月24日至25日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行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知名學者、作家雲集，成為文學界一時之盛會。本期我們推出一個相關的特輯，論者分別來自東京、台北和香港，而講評者則為具有相當的內地生活經驗的香港學者兼作家。他們的切入點不同，構成了較為多樣的視角；他們的論述，或許可以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接近真實的張愛玲。

承各地作者關注與支持，紛紛賜稿，令本刊生輝；可惜的是，一稿兩投甚至數投的現象也偶有發生。我們不可能看遍所有的報刊，但卻可能會收到讀者的投訴：即便稿件與其它刊物同時刊發，也會令人尷尬。這是我們的難處。本刊一向無意轉發已在其它報刊刊用的稿件，今後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繼續給予更多的支持與配合，在艱難的文學道路上與我們一起扶持着行走。

2000年11月22日

（《香港文學》192期，2000年12月號）